武備志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一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善將將者無如宋

守邊之本

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持試卿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彦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彦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韋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此路一開萬世無劍門之險矣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氊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緜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一事同一緩總用之無窮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審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

御批：西子何與天下，尚擲而共惑人哉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林仁肇盧兩忠臣千古所少奈不用何

之偉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審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亾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則蹶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荅、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爭有不
刑道當
兵可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寄於釆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丈
之闊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濟宋王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
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
或謂江水深闊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
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
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
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審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賛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

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彦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明上之時尚不允況末世乎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櫱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

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巳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褁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鬪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

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至[illegible]宗能[illegible]何時[illegible]有建此策者猶我成祖之至英覇也宋之後人仍出此策可寒心哉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鎭大名

要一 而 事故 述駕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

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無此數著便足土木之事矣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郎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恟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準亦邀歸耶悲哉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

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俱眞宗

是世之雄

武備志卷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二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别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天聖中王德用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德用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德用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甞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

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鬷始歎瑋之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

阮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
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
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
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
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

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徃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龎籍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

安得此人吾拜之矣

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

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抵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之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

兩何[illegible][illegible]此何兵愚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取敗之本在此小特邊即制也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甚敗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藉知延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扳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豫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者不言生則只

收復之本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亾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

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敵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二時有
勦許人

詔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人名爲北京，即眞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黨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册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

不惟試之亦使嘗之

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苦有甚於此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爉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日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幷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與宜考
寬畢用
同功千
古事問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襪袖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審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宇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閒也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則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過山嶋、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弃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防備失事機往往如此

儂智高陷韶州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韶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亾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鎭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鎭靜危亾之道也乃興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

行至邕州加廣南安撫使

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

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二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東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　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南夷尚鬼青行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青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

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跡審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源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

流矢遁去從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愽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俱英宗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如此小臣安以鑿空病之必全勝之嘗已涉河矣

窮蹙詣軍門乞降、詔鑿空開邊、驛騷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慄、而韶自如、人服其量、

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倶神宗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

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

此其世守兵訣

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餌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苔岡、是時女眞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眞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亦能消也惜不善用之以貪敵耳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

試想敵目爲何

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舉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備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俱徽宗

武備志卷四十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三終

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四外皆備方謂之守

掛氊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

牟駞岡、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卅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火船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

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

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仲爲都統制、師

此時猶呼爲某

之爲耳金人貪患今之金非此貪矣

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彦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割三鎭地以畀金、金斡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

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

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

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鎭

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裔來告辭、

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

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

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天平人郭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亾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

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禀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禀先設虛柵下又置糠

謂虛之紙窨

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塡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塡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塡即先穿壁爲竅致火藉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塡壕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亶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亶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闍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趣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

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

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

不如用騎車遇險不必出矣

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徙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

今之敗皆如此也

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官吏棄城走者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此時尚在何況假日

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知典神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以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
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
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
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
去、范宗尹爲相、分鎭、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鎭撫使、
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
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
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其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

亦須將能節制不然紛沓不領矣

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衂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

此言足破千古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巳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巳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可歎

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葢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塡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斛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穿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穿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巳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巳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傳不獨放

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械則
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
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
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
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
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
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
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墻坐
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

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月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墻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裡斜外簽裡希洞子外簽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穫勝者固甚

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南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塡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

于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埌向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

萬技[illegible]
如此

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
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illegible]必城關內
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声[illegible]而臺地步
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
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
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
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
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
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笓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笓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堠上新城脚下繞緣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裡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堠上新城上人直下

自無兵入便難任怨城被之日無非賊自然擧者不知故必得並取信之人方可

際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況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内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已古人云上策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闖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為賊生路也及為守之計不獨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内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捌開城門

自運土塡壕、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捌開城門出塡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讓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候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餘

里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塡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

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二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墻裡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機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穽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濶四尺雀臺上與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墻頭墻墻重疊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塡平壕塹及破羊馬

火城之說亦如此

墻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墻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墻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墻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

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抛擲磚石難過墻内反害墻内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鎗又於大城脚下作深闊裏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拼扠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械為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行詭詐爲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

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方，前則每聞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